

黑色盛宴

嗜血动物的奇异生活

[美] 比尔·舒特 著

帕特里夏·J.温 绘图 赵越 译



Dark Banquet

Blood and the Curious Lives
of Blood-Feeding Creatures

59

黑色盛宴

嗜血动物的奇异生活

[美] 比尔·舒特 著

帕特里夏·J. 温 绘图 赵越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盛宴：嗜血动物的奇异生活 / (美) 舒特著；(美) 温绘图；赵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0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5415-9

I. ①黑… II. ①舒… ②温… ③赵… III. ①动物—普及读物
IV. ① Q9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7199 号

责任编辑 曹明明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图 字 01-2015-5553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 数 200 千字 图 54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6.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59

新知
文库

XINZHI

Dark Banquet:
Blood and the
Curious Lives of
Blood-Feeding
Creatures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LLC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献给玛丽·格蕾丝·舒特和威廉·舒特
还有我的罗斯阿姨们

目 录

2 前 言

老鸡无所依

- 11 第一章 沃勒菲尔德见闻
- 28 第二章 黑夜之子
- 52 第三章 有人想喝饮料吗？

让血流淌

- 87 第四章 80盎司血
- 103 第五章 红色的家伙
- 126 第六章 美好的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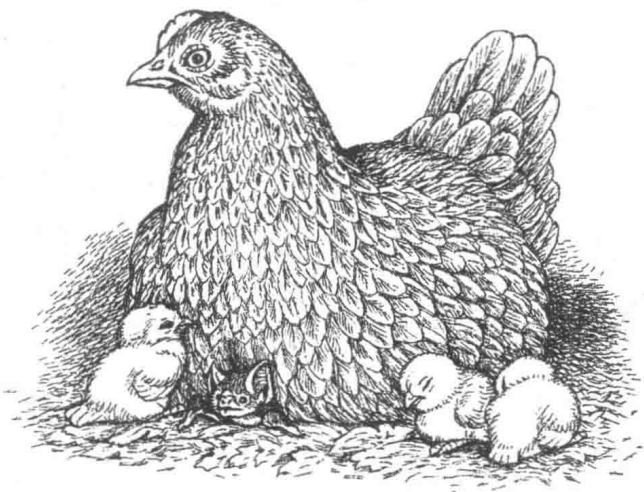
臭虫和更厉害的家伙

- 159 第七章 与敌共枕眠
- 197 第八章 蠕类和人类，
- 233 第九章 牙签鱼：名副其实地把韵押在了P上

246 第十章 谋生路艰辛

254 参考文献

258 致 谢



我知道，我们已故的国王，虽然不像他的邻居们那样坚信，但也毫不怀疑吸血鬼的存在以及它们在死者身上举办的宴会。

——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在关于
国王乔治二世信仰的研究报告中如此评述

血，就是生命。

——《申命记》12:23

前 言

2002年。

两只鸡在葡萄柚树下的泥地上神经兮兮地刨着，小心避开凝结的一小摊血迹。

“昨晚发生的。”我身后的一个声音响起。我的向导和现场助理，“大块头”阿莫斯·约翰逊，任职于特立尼达农业部狂犬病毒控制部门。我不得不吐槽，早年间他之所以得了“大块头”这个绰号，实在是因为对于他来说，唯一能胜过吃这件事的就是谈论吃。但现在他略微有了一点儿转变。

“夜晚新鲜的血液会发亮。”

我点头，试图判断这些可怜的鸡当中的某一只昨夜是否已被放血。也许某只鸡的腿上有血斑。

这是我第三次来特立尼达，我每次来都是为着同一个原因：研究吸血蝙蝠，一类现存哺乳动物中最具高度特化的蝙蝠。在翼手目的排名里，专吸血的蝙蝠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1100种蝙蝠中只有3种）。在这个小圈子里，白翼吸血蝠（*Diaemus youngi*）是相当特殊的，它远比普通吸血蝠（*Desmodus rotundus*）这种最常见的吸血

蝙蝠更稀有。它是栖息在树上的猎手——主要吸食鸟类的血液，目前已知几乎仅以家禽的血液来维持生存。这对它们来说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人类和家畜的到来使普通吸血蝠的数量暴增。但白翼吸血蝠是如何狩猎的，这一点吸引着我。

在康奈尔大学观察这些奇异的动物时，我注意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现象。吸血蝙蝠以一种相当大胆的方式在饲养场的地板上像蜘蛛一样爬行，接近一只胖墩墩的母鸡。母鸡歪着头，注视着蝙蝠。它的喙能狠狠地啄伤甚至杀死蝙蝠，但我打算制止这件事。这时一只吸血蝙蝠在母鸡能啄到的范围外几英寸的地方停了下来，而其他的继续匍匐前进。然后，令人惊讶的是，蝙蝠用鼻子轻蹭母鸡毛茸茸的胸部。母鸡微微放松了下来，不再那么警惕。然后吸血蝙蝠探入到一个叫做抱卵点的皮肤敏感带，此处血管密集，小鸡会来这里取暖。我看到母鸡抖了抖羽毛，蹲趴下来，最后闭上了眼睛。

上帝啊，这些蝙蝠已然学会模仿小鸡了！

更引人注意的是，模仿小鸡这种行为极有可能不是千百年来写在吸血蝙蝠遗传基因中的本能反应。这一定是从来到此地的欧洲人和他们的家禽那里学来的。蝙蝠妈妈会把这些技能传授给蝙蝠宝宝吗？

我对这惊人、残忍的策略（及其背后的启示）是如此沉迷，以至于一直未注意到第二只吸血蝙蝠消失在被蒙蔽的母鸡的尾羽下，直到几分钟后母鸡身后出现了一条细细的血流时才发现。透过黑暗的场地，我看到血流汇成一个小水坑，它如红色金属片般发亮。



“我们得把这些竖起来。”“大块头”说着把我推到一根大约3米长的竹子的一端。

我们在特立尼达中部人烟稀少的瓜伊科—塔马纳（Guaico Tamana）做研究（其实就是搭一张约10米长的尼龙网）。一大清早，在穿过了几个正在熟睡的小镇之后，“大块头”的吉普车咔嗒嗒地挂了低挡拐上了主干道。

巴萨万小路（Basawan Trace）与其说是条马路不如说是条小径，狭窄、曲折，坑洼遍地。我们的车子上下颠簸，“大块头”播放的索卡音乐（soca music）穿透了八月潮湿的空气。吉普车为了避免轧扁三只落在路上的油鸟（oilbirds），只减速了一次。我知道这种奇异的生物依靠回声定位，在它们栖息的黑暗洞穴里飞行。特立尼达的早期住民以它们那富含油脂的脂肪（特别适合做油灯）来给它们命名。现在它们可以算得上是个“景点”，也是每年造访特立尼达的上千名猎鸟者的“百鸟录”上又一个标记。

在繁茂的树林里我几乎没有看到人类居住的迹象，“大块头”最终把车停在了两间普通板房旁。灌木丛中开辟了几块地，院子里散放着旧轮胎、工具和生锈的农具。房子的主人是莱诺·拉腊（Leno Lara）和马拉·鲍里斯（Mara Boris），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这是一个由十人组成的友好大家庭。拉腊家里的电视虽然开着，但“大块头”告诉我，他们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电视消耗的是发电机的电量。

每个人都好像知道我们前来的目的，孩子们聚在周围看我们围着果实累累的葡萄柚树支起杆子和雾网^①。“大块头”的经验告诉他，家鸡和珍珠鸡每晚都会攀上这棵特别的树，栖息在树枝上，以躲避野猫和其他地面捕食者。但是现在这些鸡在夜晚会被同一种生物咬伤，从同样的伤口流血，这使它们饱受折磨，直到虚弱地从树上坠

① 专门用于捕鸟和蝙蝠的网，网眼很小。——译者注

落。虽然吸血蝙蝠每晚只需进食约等于自身体重一半的血液（约一大汤匙），但它们唾液里的抗凝剂使被咬伤的动物在它们飞走后很长时间仍血流不止。这种坟墓般阴森的氛围使大部分人望而却步——特别是那些极不走运的醒来时发现倒在自己血泊中的人。

我和“大块头”完成工作后，被邀请到鲍里斯家小憩，喝几杯当地的热朗姆酒。热带地区的黄昏总是转瞬即逝，在明亮的阳光下设置好雾网的20分钟后，天已经黑得从我们所坐的薄金属雨篷下看不清那些树了。

我问鲍里斯先生吸血蝙蝠是否曾经咬过他们的猪或奶牛，他摇了摇头。“不过是运气好罢了。”他说，我点头表示同意。

与鸡不同，大多数家畜并不会因吸血蝙蝠吸血导致失血过多而死亡。一头半吨重的牛在失掉好几大汤匙的血之后才会倒下。但是在热带，一个开放性创口就像晚餐的铃声和迷雾夜晚中的指路明灯。对于成群结队奇丑无比的苍蝇、甲壳虫和蠕虫（更不必说种类繁多的微生物）来说，被吸血蝙蝠咬成草皮断片状的伤口简直是餐厅、卧室、厕所三位一体的多功能场所。这样的伤口对动物（或者它们的主人）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传染、病毒和死亡将接踵而至。

然而，比滋生病菌的伤口更严重的是，被感染的吸血蝙蝠可导致潜在狂犬病毒传播。狂犬病毒是一种病毒性疾病，可逐步破坏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①。在通过吸血生物（如蚊子、跳蚤、蜱虫和舌蝇）传播的病毒中，狂犬病毒是唯一一种可经哺乳动物传播的恐怖病毒。对许多受害者来说狂犬病毒当然不是最致命的，结果也不是最荒谬的，然而一旦这声名狼藉的病毒症状出现——肌肉丧失功能

① 尚无事实证明蝙蝠会携带狂犬病毒，除非它们感染了这种病毒。

以及痴呆——将百分之百致死。吸血蝙蝠传播狂犬病毒在特立尼达历史上很可怕，1925~1935年就导致了89人和上千头家畜的死亡。1934年，特立尼达医务部设立了狂犬病毒控制部门。他们的部分是随时对吸血蝙蝠的攻击进行报告并采取措施，结果上千只吸血蝙蝠被网住并消灭。另外一些吸血蝙蝠则被全身涂满有毒的糊状物，当它们互相梳理毛皮的时候，就会在栖息处引发连锁的死亡反应。

此外，像“大块头”这样的工作人员会尽全力使受惊的、已产生恐惧的人们冷静下来。当地迷信认为有人类体形大小的吸血鬼（soucouyants）存在。据传它们是干瘪的老太婆，到了晚上会脱掉皮，呈火球状。为保护自己不受攻击，屋主会在门外撒一袋子大米。据说，吸血鬼在没有数清米粒之前是不会进屋的。

狂犬病毒防疫部门的人员，比如“大块头”的主管法鲁克·穆拉达利（Farouk Muradali），无视那些传说（我无法想象“大块头”竟浪费了那么多大米）。相反，他们强调在这个岛上的58种蝙蝠中只有两种吸血，一般来说，它们之中只有一种（普通吸血蝙蝠）是主要的狂犬病毒威胁者。

与屋主聊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检查了一下雾网。有一张网里捕获了一只果蝠〔短尾叶口蝠（*Carollia*）〕和一只小小的花蜜吸食者〔长舌蝠（*Glossophaga*）〕。查看第二张网，手电筒的光照到了三个黑色身影，它们比刚才发现的蝙蝠肌肉发达得多。我们接近的时候，它们正在网中挣扎、撕咬、尖叫。

“白翼吸血蝠！”我一边大叫一边套上厚皮手套。

“它们好像饿了，”“大块头”回答道，“说到饿，我好像也有点儿……”



吸血蝙蝠被小心地从网子里取出来放入小棉口袋中，它们马上安静了下来。一周后它们作为白翼吸血蝠标本被送往新墨西哥州，在那儿它们将很快适应美国鸡血。蝙蝠的到来将引起小范围的媒体狂热（“罕见吸血鬼在荒凉小镇躲避追杀”“吸血鬼落户新墨西哥州”），当这些俘虏中的某一只生下了雌性幼崽，几个月后此事将掀起新一轮热议——“吸血鬼诞生！”然后长岛的报纸《每日新闻》(Newsday) 会公布为它起名大赛的结果，（继另一位著名的女性飞行员之后）吸血蝙蝠宝宝很可能被叫做“阿梅莉亚”。

特立尼达湿润的夜色中，“大块头”和我又在外边待了一个小时。当一轮满月出现在天上，我们知道不会有更多的战利品了。众所周知，与其他种类的蝙蝠一样，吸血蝙蝠惧怕月光。

两小时后，我们在闹市区阿里马 (Arima) 一家通宵营业的肯



德基高仿店吃了顿鸡肉晚餐。

这似乎是个明智之举。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猜到，这是一本讲述吸血鬼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书^①。你将会看到这样一些生物——水蛭、臭虫和白翼吸血蝠，这都只不过是些小角色；而另外一些——跳蚤、恙螨，当然还有吸血蝠，则很可能是杀手级别的。它们携带并传播世上最致命的病毒——黑死病、恙虫病和狂犬病，还有一些广泛传播会使人衰竭的病毒，比如莱姆病和落基山斑疹热。即便它们不传播病毒，这些生物造成的恐惧也将会引发寄生虫妄想症——一种受害者坚称有微小的会咬人或吸血的东西在身体里爬的症状。在曾被臭虫侵扰或者整天对臭虫提心吊胆的人身上，这一现象屡见不鲜。

还有着着实令人匪夷所思的食血动物——吸血的雀和蛾，当然还必须说到牙签鱼（candiru）——一种小小的亚马孙河鲇鱼，据报道，它们会顺着人类的尿道往上游，这使本地人和游客对它们的惧怕远胜于它们那同样臭名昭著的水中密友——水虎鱼（piranha）。

这就是吸血的家伙们——它们的故事，它们奇怪的吸血行为，以及它们对被当成食物的人类所产生的致命的影响。

这么说可能有点粗略，所以来杯红酒，这就开讲吧。

① 吸血鬼（vampires）也会被译为“嗜血动物”（sanguivorous）或“嗜血者”（hematophagous）。